

天 火

长篇纪实小说

思妃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天 叹

思 妃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叹/思妃著·—2版·—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1
(2000.8重印)

ISBN 7—5387—1391—3

I. 天… II. 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67516号

天 叹

作 者: 思 妃

责任编辑: 张四季

责任校对: 文 欢

装帧设计: 李 栋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32开

字 数: 40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0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0年8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10101—20000

书 号: ISBN 7—5387—1391—3/I · 1351

定 价: 24.80元

内 容 提 要

多少年前，“热热闹闹”的时候，不知被分去了土地的地主为何忽然走起运来，他们着实“风光”了一阵——贪婪、凶残、黑心肠、面目狰狞，高举皮鞭，抢男霸女、杀人不眨眼等一系列“荣誉”使当年的土地拥有者倍受“恭维”；今天，“热闹”过后，冷静下来的有心人似乎有了悔意，感到当时对地主的“恭维”有些离谱，在认真的反思和研究过后，终于能够正视地主，看清了地主的本来面目。

本书作者就是这冷静下来的有心人之一。他在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之后，精心构成了本书情节曲折、耐人寻味的故事。看看吧：“爷爷”对当年往事的回忆——地主生活在一个风雨飘摇的世界里，胡子来了、花子来了、鬼子来了、国军来了、共军来了，家被抢了，人被杀了，日子虽过得热闹，就是终日提心吊胆；地被分了，房产被分了，才终于消停了。“得意”的地主生活有多不容易呀！

读者读了本书，焉能不珍惜今天幸福、安定、充满阳光和鲜花的美好生活？

旧社会，暗无天日——凄
风苦雨，人生艰难；兵荒马乱，
戕害生灵，斯民哀伤，泣泪带
血，天若有情，岂不怜惜、岂
不应叹？

岁月如梭，细线密缝，织
补创伤——春和景明，盛世太
平，民生安乐，百业振兴，黄
发垂髫，怡然自乐，岂不该珍
惜、岂不该爱恋？

——作者

阴雨连绵，陡峭的山峰在天公的泪水中又经受一次洗礼，使它又平添了幽怨和哀伤。

这份幽怨和哀伤本不应有人知晓和感受到，因为空旷的山野林莽中悄无声息，人们或是躲在家中贪赏雨景；或是避于檐下咒骂细雨多情，崎岖的山路上，只有雨脚在蹒跚、一瘸一拐地行走。可是，当雨点滴落到山顶一块岩石上，溅出烂漫的水花时，水花却惊奇地发现在山岩下，一个身材消瘦的老人，正默无声息地伴着山峰感受着哀伤。

烂漫的水花并不同情在风雨中战栗、花白胡须上沾满泪珠和雨水的老人，仍顽皮地向他单薄而且已被雨水打透、紧贴在肌肤上的青衫上飞溅，似乎有意捉弄这老人一般。

猛然，老人仰头向天，发出一声无可奈何地长叹：“天啊！你这是怎么了？如何只与我姚峰过不去呀！”

天不应，地亦不应。姚峰老人听到的只是山林在风雨中发出的瘆人的涛声。他的眼中充满了绝望与悲哀。身躯不自觉地向巨岩边缘移动了三步。

那巨岩下是杂树和乱石混居的百尺深渊。姚峰老人正准备纵身跃下，了结自己的生命，就在这时，细雨忽然停了下来，远处林中鸟儿的鸣叫声传入了他的耳中。

姚峰心中微微一动，恰好一阵微风轻轻吹过，他不由地打了个冷战，眼前出现雨后空山翠绿的景色和他深深吸入胸腹中的那股空气的芬芳，又勾起了他对生活的留恋。他的双脚又下意识地后退了三步，苦笑一声，自语道：“也罢！凄风苦雨，总有过去之时，唉！又拣回了这条老命！”

他嘀咕着，抬头远眺，正看到远处那轮给大地万物以温暖和光明的太阳从云隙间钻了出来。

太阳的笑脸使姚峰更加坚定了生存下去的信念。

于是，他拂拭了一下脸上和胡须上残留的雨水，转身向山下走去……

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县城。县食品公司“革委会”所辖的“地、富、反、坏、右审查办”设在生猪屠宰厂一个不大的办公室内。

此时，这个办公室内气氛十分紧张。由于地主分子姚峰的逃跑，“审查办公室”主任陶树林瞪着一双三角眼，正气急败坏地训斥部下。

突然，办公室的门被慢慢推开，一个五六岁胖乎乎的小男孩先是探了一下头，随即怯生生地推门进来，对陶树林轻声问：“陶大爷，我爷爷呢？”

一个被陶主任骂得一言不敢还，肚子里正憋满了火的中年汉子见了这小男孩即怒骂道：“你这小地主崽子！你也找那老地主？他现在可能畏罪自杀了，谁知道他死到哪儿去了，我还想找他呢！”

小地主崽子被骂得委屈万分，又听说爷爷去自杀了，忍不住哭了起来。他边哭边对陶主任说：“你们批斗我爷爷，给他戴高帽、挂牌子，我爷爷已经够可怜的了，现在我爷爷一定是被你们逼得去死了，你还我爷爷，你还我……”

陶树林看着这个小地主崽子，面对他的质问并没有生气，只轻轻地冷笑了一声，打断了他的话，对方才怒骂小地主崽子的中年汉子道：“张胖子，你看住这孩子，只要孩子在，不怕姚峰他不回来！”

张胖子听了主任的话，不失时机地奉承道：“还是主任大哥高明，我咋就没想到这点呢！主任大哥放心，我一定看好这小崽子。”

陶主任得意地冷笑了一声，从衣兜里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叼在嘴上。张胖子忙取出火柴，为上司点燃了那支神气的烟卷儿。而后，这个媚气十足的张胖子恶狠狠地提起“小地主崽子”的一只小手，转回脸来对上司小心地说：“主任大哥，您歇着吧，我带这小地主崽子下去，别让他哭哭啼啼地讨你心烦。”

陶主任仰面朝天，轻轻地一摆手，口中吐出一团浓浓的烟雾。

不远处屠宰车间内传来阵阵被宰杀猪儿的惨叫声，恰好和“小地主崽子”的哭声混在一起。张胖子怒斥道：“小崽子别哭了。当心老子把你送到车间里去宰了！”

这怒喝声方落，办公室门外传来了一个苍老而阴郁的声音：“报告！地主分子姚峰回来了！”

“进来！”

陶主任说罢，屁股已坐到办公桌后的椅子上，顺势将双脚搭到桌上，猛吸一口烟，慢慢地吐着烟圈，只等姚峰进来请罪。

那个被张胖子拉着一只手的小男孩，这时止住了哭声，用力挣脱张胖子那只毛绒绒的大手，边向门边跑，边高叫：“爷爷！”

姚峰推开门，迈着疲倦的脚步，进了陶主任的办公室，正与刚刚跑过两三步的孙儿撞到了一起。他下意识地蹲下身体，抱住了孙子，强忍住泪说：“孙子乖，乖孙子，爷爷没事，这不回来了嘛！”

“姚……峰……姚峰！”

陶主任犹豫了一下，还是发出一声断喝，姚峰连忙放开孙子，站起身来，对陶主任陪着笑脸说：“陶主任，我……”

“这小半天儿，你去了哪儿？别以为咱们以前有交情！现在咱得公事公办，你赶快给我老实交待，你经过谁批准了，竟敢私自溜出去？”

张胖子见陶主任声色俱厉地责问姚峰，或是为向上司表现自己的积极，或是怀着对地主分子的刻骨仇恨，凶狠狠地冲上前去，拉过姚峰，抬手就是两个耳光。口中骂道：“你这该死的老地主，竟敢谎称找孙子，去了这半天，你孙子就在这里，你到底干啥勾当去了？赶快交待！”

陶树林忙喝住张胖子，让他不要打人。张胖子这才放开姚峰。姚峰被打得摇晃了两下，随即站稳，面部流露出的愠色一闪即逝，忙陪着笑脸应道：“陶主任和张监督员问得是。我出去了半天，让二位

着急了。这是自由主义行为，我一定好好认错。”

陶主任冷笑道：“不仅这件事你要认真检讨，你的历史问题也必须老实交待。我给你两天时间，给我写出书面认罪材料。”

他说罢，转头对张胖子吩咐道：“你送他们爷俩回禁闭室去，给我好好看着。这两天就不开批斗会了，若是再出差错，我可找你说话！”

姚峰点头应付着陶主任，又上前一步，指着孙儿对陶主任请求道：“陶主任，我想请您帮帮忙：你兄弟，不，这孩子的父母在外地，现在我被隔离审查，再带着个孩子不大方便，你能不能准许我把孩子送到他父母身边？若是您不放心，能不能让我写封信，叫我儿子来把孩子接回去？”

陶主任从桌上拿下腿，随手扔掉眼看就要燃到尽头的烟蒂，与张胖子交换了一下眼色，大咧咧地一摆手，说：“也好，现在你每天带个孩子的确不方便，你就写一封信，让张胖子替你邮走，待你儿子来把孩子接回去，你也好安心反省自己的问题。”

姚峰好似犯罪的臣子受到了皇上的赦免一样，连忙道谢，即带了孙子随张胖子走出了陶主任的办公室。

几天后，姚峰的孙儿被父母接走了，这间禁闭室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他忽然感到一种十分可怕的孤独。两年前姚峰的老伴去世了，他仍舍不得让在省城工作的儿子将他的心尖儿——他的宝贝孙子带走，便一个人哄着小孙儿过活。现在自己在接受审查，不时要被拉出去批斗，他实在不忍心让孙儿伴着他住这简陋得四壁透风，屋顶漏雨的禁闭室，尤其是不忍心让孙儿看到自己被人押到高台上，头戴高帽，脸上涂墨，任人侮辱的情景，才哀求陶主任，要让自己的儿子来把孩子接走。

那天他实在不堪忍受张胖子的辱骂与拳打脚踢，一时气极，便借寻找孙儿为名，冒雨独自跑上山峰，欲寻短见而中途易志，主要

原因便是牵挂孙儿。

现在孙儿虽离开了他，可眼下这种孤独又使他倍感哀伤。他想念孙儿，他为自己被囚禁感到委屈，他的眼中不禁掉下了两行清泪。

“老地主，为啥掉眼泪？别他妈故做可怜相儿！你快老实交待你当年是咋剥削穷人的吧！别磨磨蹭蹭地消磨时间，害得我们成宿成夜地在这儿看着你。你赶早交待了问题，老子也好早点回家！”

一脸横肉，面目凶恶的张胖子在门口对着姚峰吼道。

姚峰见张胖子一脸怒色，忙拭去脸上的泪痕，陪着笑脸道：“张监督，是我让你受累了！你也别急躁，我明后天保准儿将交待材料交出来。”

张胖子“哼”了一声，道：“好！后天中午前，我来取材料。到时若是拿不出，我就按对抗审查处理你。哼！那时可有你好受的。”

说罢，张胖子一摔门，回手将门上了锁，自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天上又下起了细雨。姚峰消瘦的身影伫立于加了钢筋防护栏的窗前，对着窗外的细雨，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而后猛转身走到了床铺边，在床边代替椅子的一摞砖上坐了下来，对着暂时代替书桌的床上的一本信纸首页上写的题目——“地主分子姚峰罪恶的历史”，陷入了深思与回忆之中。他的眼前出现了五十余年来所经历的一幕幕活生生的景象。

伴着对这些旧事的回忆，姚峰不禁眉头紧皱，独自苦思冥想，他是在自己真实的记忆中搜索自己以往的“罪恶”。

他如一尊雕像一般思索了很久，忽然，不自觉叹息了一声：“罪恶！我罪在哪里，恶在何处呢？”

姚峰可能真的十分苦恼，他下意识地从小兜里掏出了一个黄布旱烟包，从那摞信纸上裁下一条纸，又向烟包内捏出了一些烟丝，十分熟练地卷了一支旱烟，叼在嘴上，从稿纸边拿过一个已破烂不堪的火柴盒，取出一根火柴，连划了十几下，好不容易才将纸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随即吐出了一团如他思绪一般纷乱的烟雾。

他的目光在烟雾中变得阴沉而充满迷惑。他越回忆往事越不能承认自己的生活历史是一部罪恶的历史；他越回忆往事越不能理解今日受到的“礼遇”，他只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委屈、压抑和沉重。

难怪姚峰无法接受人们说他的历史是一部罪恶的历史！他在新中国红色政权建立前，饱受种种磨难，他只以为自己是一般的老百姓，哪儿有什么罪恶的“业绩”？

原来，姚峰祖籍河北。他的爷爷姚礼是清末举人，由于刚刚中举，即逢清帝逊位，未得入朝会试而取得功名，只好守着祖业于乡间躬耕，幻想有朝一日时运转机，飞黄腾达。

谁料想，时运不济运蹇人！姚礼苦待的时机不仅没有到来，到来的却是一场百年不遇的天灾，使他的幻想彻底破灭，开始为生计而苦忧不尽。

那一年的夏季，暴雨不断，黄河水位猛涨。姚礼见自家距黄河不过六七里路，站在家门前即可眺望黄河大堤，他心中十分担忧黄河决堤。

这日，天空乌云密布，黑沉沉的，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姚礼独立宅院之中，观望天气，忽见成群的蚂蚁纷纷自洞穴中爬出，浩浩荡荡沿着土墙向屋檐上迁徙，不禁暗叫“不妙！”

遂急转身向远处黄河看去，只见大河浪高流急，咆哮着的河水不时冲上堤岸。姚礼看得心惊胆战，自语道：“上苍震怒，欲降罪于人！”

说着，急入堂屋对家人高叫：“暴雨即至，河水漫堤，你们速作准备，收拾细软及日用之物，我们快往高埠处暂避，若待大河溃堤，逃将不及。”

姚礼话音未落，只听天空雷声滚滚，倾盆大雨骤然降下。他忙向窗外看去，只见宅院中眨眼之间已积下半尺深雨水，忍不住大喝一声：“不好！我家地势低，快往土山上土地庙中暂避。”

家人望着室外瓢泼大雨，皆不愿离家出门，惟有姚礼长孙年方八岁的姚峰面现惊慌之色，大叫：“爷爷的话不可不听，快走！”

姚礼见只有孙儿赞同自己，余者还都不以为意，不禁动怒，随手将桌上油灯掷到地上，摔得粉碎，骂众人道：“你们还不如孩子见识，再不走时，必为水害！”

一家老少见姚礼声色俱厉，只好慌忙拿了一些衣食及日用之物，扶老携幼冒雨出门，往距宅后三五里远近土山上的土地庙跑去。

姚礼与三个儿子在众人后正欲出门，忽听马厩内马儿嘶鸣。姚礼忙叫住三子，吩咐道：“快套车，待我将书籍细软再带上一些走。”

三子见父亲语气果断严厉，只好依命。不多时，两辆车套好，姚礼即与诸子将几个箱柜抬上车，又将被褥拿了几条，用油布遮了，装到车上。

此时，雨下得越发急了，抬眼远望，水天一色，黄河湍急的水流已从堤坝上流下。姚礼长子姚信见状，叹道：“幸亏爹令我等早做准备，这河堤怕是保不住了！”

姚礼次子姚伟在雨中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也痛心地说道：“可惜地里的庄稼了！”

姚礼听他兄弟相对叹息，忍不住骂道：“都什么时候了，还唧唧嗦嗦些无用言语。倘若大河决口，此间便是一片汪洋，你们快去屋内取大铁锅并水桶等日用家什，再带上些油盐，咱这一家十余口人，还要活下去！”

三子姚仕一直一声不响，此时见平地积水已有尺余，不禁惊慌地叫道：“爹，我们不再走，这水就要涨起来了！”

姚礼向远处河堤上看了一眼，果断地说了一句：“速取锅来，速走。”

父子四人又在宅院中忙了一阵，将两辆马车装上许多日用之物。姚礼一直留心黄河堤坝，此时，只见有一段河堤已被冲出了一条宽四五尺、深近一尺的豁口。水流喷射而出，带着泥沙还在使那豁口

加大。

姚礼这才叫道：“快走！河堤出豁子了。”

说罢，与三子赶动马匹，急出宅院，向土地庙急驰而去。

姚家人去宅空，躲在厨下的一只黄狗似乎感到灾难即将来临了，也紧随在两辆马车之后，向土地庙方向奔逃。

姚礼父子三人催马走了近两里路，猛听车后黄狗“嗷”地叫了一声，窜到了马车上。坐在车上的姚信一惊，猛回头竟见身后一里远处大水如山一般压了下来，发出一阵如牛吼般的声响。自家宅院，早被大水吞没，他吓得脸色惨白，叫道：“快！打马快跑！河堤溃决，大水追过来了。”

姚伟、姚仕二人各赶一车，这时也回首看到了洪峰，来不及说话，只顾拼命打马。姚礼坐在车上，见二子性急，忙叫道：“别慌！我们就要到土山下，别把车赶翻了！”

刚刚爬上土山上的姚礼家人，这时也都发现了洪峰在追袭着自家的两辆马车，禁不住对车上的人高叫：“快！大水追过来了。快，快呀！”

姚信与姚礼分别坐在两辆马车上，眼看着洪峰越来越近，只担心马车在泥路上被陷住。

幸亏姚家的六匹马养得健壮，三匹马拉一辆车，车上所载又不十分沉重，才没有出现意外。

当两辆车驰至土山下，开始沿路上山时，赶车的姚伟、姚仕二兄弟不约而同地回首看时，滔天洪水，相距土山已不过三五十步。他们哪敢稍息，又都吆喝了一声“驾！”同时挥鞭催马。两辆车一口气驰到了土山上的土地庙前。家人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围拢了过来。姚礼坐在车上，对着山下洪水，重重地叹息了一声，说：“真是上天保佑！我一家安然无恙！”

姚信三兄弟指着山下翻滚的洪水，齐叹道：“若非爹，我一家都见龙王去了！”

说罢，齐上前将姚礼扶下车来。一家人一齐动手，将两车上载的货物一件一件地搬到庙中。

姚礼见庙内只有自己一家人，不禁惋惜地叹道：“咱村中恐怕只有我们一家逃出来了。我真后悔呀！我们怎么就没想到知会乡邻们一声呢！”

姚礼夫人王氏叹道：“我家逃出已是万幸啦！若是再迟些，怕连我家也难逃这场大难了！”

一家人被雨淋得如落汤鸡一般，正在嗟叹，姚峰自庙门口转回身来，叫道：“爷爷，水都涨到山腰了，能不能还涨啊！若是水涨到山顶，我们可咋办呢？”

姚礼忙到门前向外张望，半晌，回头对姚峰等安慰道：“不要怕！水势长不到山顶。”

王夫人一边听了，才安下心来，吩咐家人：“先别忙说话了，大伙都把湿衣服换下来，当心着凉。”

一家老幼，男男女女，遮遮掩掩，费了好一阵时间，才为孩子换上了一身干衣服，大人们也只是将湿衣服脱下来拧出雨水，仍旧披在身上。

姚信的媳妇张氏眼中含泪自语道：“我们当初哪想到会发这样大水！若不是爹骂得急，还不愿顶雨出门呢。早知现在这样，多带些衣裳出来……”

她或是因为家园被毁，或是因为看着儿子姚峰等孩子和一家人守着一座残破的小土庙避难，感到难过，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姚伟媳妇林氏、姚仕媳妇刘氏见嫂嫂张氏悲伤，也都忘记了方才的惊慌，与她产生了共鸣，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姚礼见状，劝道：“你们这是何苦呢？如今我们一家人逃得性命，又带出了一些日用之物，应该庆幸才对。”

姚信见众女人哭哭啼啼，不耐烦地对自己媳妇张氏说：“哭啥？还不找些引火之物点起火来，也好让大伙儿烤干湿衣裳！”

张氏、林氏、刘氏这才拭去眼泪，在土地庙里寻找可以用来生火的东西。

姚峰正与诸兄弟姐妹在一边逗着黄狗玩，见大人们张罗着要点火，率先站了起来，去与大人们一道寻找干柴。

姚信见状，眼中流露出赞许的目光。姚礼见自己的长孙如此懂事，也不住地点头，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被察觉的欣慰笑容。

在姚礼心目中，把长子、长孙看得格外重。他自中举不得入仕后，一种怀才不遇的感情在心中日益加深。此时，他年已五十有余，便将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孙身上。

姚礼共生三子：长子姚信生有二子一女——长子姚峰，次子姚岐，女儿姚嵘；次子姚伟生有三子——长子姚屹，次子姚峥，三子姚峪；三子姚仕只生二女——长女姚岚，次女姚岑。

此时，姚礼与夫人王氏坐在庙中央地下摆放着的自家木箱上，望着五个年龄相差无几的孙儿、三个孙女和三个面色苍白的儿媳将在庙里寻出的一些木板、木块、树枝等堆在一边，大媳妇张氏在四下寻找火镰和火绒，准备点火。

姚礼知儿媳急于寻找火种，即对张氏说：“现在到哪儿去找火镰！我那书箱中有一包‘洋火’，那还是我中举那年，进京游玩时买下的，你可找出，用来应急。”

张氏闻言大喜，奉承道：“爹爹真是救命菩萨，万事爹都能想在前边！”

说着，她去一木箱里翻了一阵，取出一个灰纸包得方方正正的小盒来，举着问姚礼：“爹，是这个吗？”

姚礼点头说：“就是它。”

姚峰等众孩童闻声，都聚拢过来，好奇地望着张氏将那盒儿上包着的一层灰纸打开。

张氏打开包着的纸，见那盒上印的东洋美人图儿，惊叫道：“真好看！”

众孩童亦齐叫：“好看，好看！”

张氏摆弄着这个寸许小盒，朝姚礼问道：“爹，这玩艺咋使呀？我可不知咋样能打得火来。”

姚礼移步过去，将那盒儿接过，拿出一根火柴来，在盒脊上只一划，随着短短一阵“哧哧”响声，那小木棍便燃着了。众童与几个媳妇齐叫：“这东西真是宝贝，好啊！”

姚礼将燃着的火柴向那柴堆上一点，柴堆便燃烧了起来。他随手将那盒火柴交到大媳妇张氏手中，嘱咐道：“你收着吧，别让它受潮了。”

众人皆向火堆围拢来。男人们皆脱下外衣在火上烤着。只有姚信却似想起了什么，又冒雨走出了庙门。

众人皆现惊疑之色。姚礼却笑道：“他必是去卸马去了。”

果然，姚信出了庙门，即向停在雨中的两辆马车走去，把马匹依次从车套上卸下，将缰绳拴在车辕上，又于地上拾起方才盖木箱的油布，分别搭在几匹马背上，为马儿遮雨。

姚信忙了一阵，又向山下观望了一阵。只见山下四周一望无际皆是深黄色的洪水，水位已涨到半山腰了，水面上漂浮着许多杂物，他心中暗道：“水面上不见被淹的人挣扎和尸首，必是皆被大水灌入房内，不得出来了！”

姚信叹息了一回，正欲回庙内避雨，忽见下面水中有一头猪和几只鸭鹅向山边游来。他心中一喜，暗道：“我一家人无饥饿之忧了！”

遂沿山坡向水边走去，只待那头一米来长的猪游上岸来。

不多时，那只猪疲惫不堪地上了岸，姚信不容它稍歇，一把将它后腿捉住，拖着向庙中便走。猪儿无力地叫着，挣扎着，但还是被他拖进了庙门。

一家人见姚信捉了一只猪进来，齐惊喜地叫道：“哪儿来的一头猪啊？”

姚信遂将因由道出，笑道：“我方才还担心我一家被困在这土山

上，万一大水一时不退，我们会挨饿。看今天这样，方圆几十里都是大水，露于水面的只有我们居住的这座土山，而水中还有一些牲畜挣扎着向山边游来，这岂不是上苍给我们送来吃食！”

他说罢，将手中拖着的猪用力一提，提起两尺多高，又用力一甩，将它丢到庙堂地中央。那猪被重重地跌到地下，叫了一声，便顺势趴在那儿了。

姚伟、姚仕走到猪身边，与姚信道：“大哥，我们宰了他，给大家伙改善伙食吧。”

姚信笑道：“不宰它，用啥来养活它？你二人把它杀了，也别退毛，干脆扒了皮，给大家煮了吃吧！”

于是，姚家在庙中的晚餐是红烧猪肉，直吃得一家人暂时忘了水灾带来的烦恼和悲哀。

雨停了，水退了，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大水过后的地表泥沙翻卷，晒得田野间腐烂的植物和畜禽尸首发出令人作呕的腐臭气。

姚礼在水退下去就差姚信回家看过，知宅院已被大水冲没了。今天带着一家人从山上下来，只见村庄已成了废墟，断墙残垣述说着凄凉。一些被大水泡得不成样子的死尸处处可见。

老夫人王氏叹道：“这里好惨人！必是这一村子人除了咱家都……”

姚信与姚礼道：“爹，咱不能再在这儿住了。我只感到这地方阴气太重。”

姚礼道：“我早就盘算过这事了。你们还不晓得，这大水过后，必有瘟疫。我们应速离这灾疫之地。”

姚峰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望着姚礼，问道：“爷爷，你带我们去哪里？是要去关东吧！”

姚礼听了小姚峰的话一惊，反问道：“你怎知爷爷要带你们去关东？”

姚峰认真地说：“昨天爷爷不是给我们讲了关东的许多事嘛，爷